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桃花女陰陽鬥傳

第一回 蕩魔山戒刀成形 隱朝歌賢士賣卜

話說三皇之世，北俱蘆洲有個淨樂國王，娶妻善勝夫人，懷胎一十四月，生下一位世子，乃是蒼帝化身。後來長大成人，棄國修道，成了正果——在上天為玉樞掌教北極天尊；在中為蕩魔無上上聖；在下為真武玄天上帝。曾在雪山修道，用戒刀剖腹洗腸，昏迷過去，把戒刀棄了。及至仙人度活時，忘收回戒刀。後至元玄洞修真，見戒刀已失，便將刀鞘留在元玄洞內，為鎮國之寶。這戒刀與刀鞘俱是蒼帝賜與大帝的，乃如意真寶，整整受了百年的日精月華，方才變化成形。戒刀修成了一個陽體，刀鞘修成了一個陰體。那戒刀潛形於蕩魔山中修真，刀鞘就在元玄洞內養性。又至數百餘年，西池王母便詔刀鞘上天，管理桃園，賜名桃花仙子。那戒刀未成正果，心懷不憤，隨在蕩魔山興妖作怪。有時吐燄與日月爭光，有時無故興雲作雨，致干天怒，便差天兵天將下凡，把戒刀擒上金闕，在斬妖台上處斬。多虧得道教的鼻祖太上老君，見他苦修了幾千年，便在金闕討情，帶了他到兜率宮中，做了一個看卦盒的童子。他便偷看了《天罡正訣》，私自下凡。真靈不昧，一直竟投往商朝一家諸侯，姓周名卿，官拜上大夫之職，娶妻風氏。於五十歲上始生一子。未生之時，夫人夢見火光滿室，耀人眼目，醒來時，就生了一位世子，起了名，喚叫周乾。只生得臉如鍋底，兩道劍眉，自幼便有神光。及至七歲時，在花園內玩耍，從天降下一個異人，賜他一部天書。因他素有夙根，一目了然，便能知過去未來、請神召仙、駕霧騰雲之事。到了三十歲之上，周大夫夫妻亡故，周乾襲了父職，天下人都叫他做周公，在朝耿耿，百僚無不敬服。因見商王無道，屢屢上諫表，無奈商王不納，致使心中悶悶不樂。這日朝罷無事，獨坐府中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既不能匡君於正，又不能捨身為國，豈可同俗人一輩？我何不趁此告職，隱居在這朝歌，尋一個僻靜之處。開一卜市引導世人？作一個講先天的班頭，剖八卦之領袖，雖不能為國為民，亦可流名萬載，豈不是好？」主意已定，是晚燈下修好了告退的本章。五更上朝，隨出班面奏，把本章呈上。商王正厭他直諫，今見他告職去任，滿心歡喜，就准了他的本章。

周乾忙辭駕回府，收拾細軟之物，把府門鎖了，帶了家眷，往朝歌一個僻靜清雅的屋住下，到覺得逍遙自在，無拘無束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人道為官舉世奇，我知隱性有天機。

雲山相伴無驚恐，不似勞心日夜時。

那周公清閒了十來日，便叫過了一個老宰臣來吩咐。這老宰臣姓錢名彭翦，曾作過老夫的家臣，為人誠實無欺，及跟周公來任上隱居，就叫他去汲水種蔬，他也情願。聞得周公叫他，便忙上前到大廳聲諾，道：「公爺，叫彭翦何事使喚？」周公道：「孤自棄職隱居於此，原是不能為國為民，以承祖宗之遺訓，意欲另開生面，作個立異的奇人。如今欲在此處作一事業，汝可與孤在前門左側另開一門，將偏房三間攔斷在外，打掃潔淨，陳設一張座頭。速速辦好方妙！」彭翦聞言笑道：「公爺，我彭翦從未見過公卿大夫作起肆業買賣來。」周公也笑道：「孤不是作買賣肆業，今欲開一卜市，指點愚人，使彼等不敢為匪作歹的意思。但又只怕人多攪擾，想起一個法兒來了——如今每卦要卦資銀一兩，先要銀子交與你，然後帶進來見孤，方才起課。一日止多十課，多則不占。若有人來時，先要給你銀三分，以為傳遞酬酢之資。你道如何？」彭翦聞言，在旁並不答言，只管低頭見笑。周公道：「你因何不答一言？」彭翦笑道：「非是彭翦不答，只因國公乃是一個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人，何苦作起這下流事來？一來有失貴體，二來恐生惑眾之心，三來占卦之人不敢上門。況且卦資太重，何必虛設此一番舉動？」周公道：「你不知孤意。詳演先天，何為失體？勸解愚人，何為惑眾？只怕卦兒不靈，若果是應，只怕踏破門呢。你不必管孤，快去行事！」

彭翦無奈，只得去叫匠人來動工修整。那消幾日，早已色色完備，便來回覆周公道：「卜市修好了。」隨笑道：「公爺卦資雖要白銀一兩，如靈呢，自然是要的，如不靈呢，豈不被人笑話？說公爺不好，對百姓要銀子，說個法兒來哄騙他們。」周公笑道：「孤自有道理——如不靈時，孤願賠回十倍！」彭翦聞言連道：「使不得！公爺賠得起十倍，彭翦得的三分，就難賠十倍。公爺休要捉弄我罷！」周公笑道：「你也不知孤的八卦能通神明。斷無絲毫判情。如今你的也是孤賠，還如何？」彭翦聞言大喜，忙叩了一個頭，站將起來。周公就叫取了一片大竹板來，親提筆在手，寫了「卦理通神」四個字，左邊寫行小字道：「預定生死吉凶」，右邊寫行小字道：「卦資銀一兩，傳命代步銀三分」。又取一塊大竹板寫道：「若有問卜者，清晨到此，指點吉凶。每日限占十卦，過午不占。如不靈應，受罰銀十兩三錢！」寫完，命彭翦一人在十字路口大街上坐著，好等卜卦的人來。

這一舉動就轟動了眾朝歌百姓，你言我語，一個傳十，十個傳百，滿街滿巷俱說：「奇事，從未見過過公爺的人把偌大的前程棄了，來作占卦的營生。俱不知靈不靈，竟要一兩銀子多！」有想來試試，只因卦資過高，不免俱各袖手。

那周公終日俱在，穿得衣冠齊整的，在卜市中間座位上坐著，一個從者俱不用，止焚一爐好香，淨淨的清坐。彭翦自然是一個人坐在大門內。一連坐了兩三日，並無一個人來占卦，止圍著無數的閒人，在那裡亂講。內有一個土豪道：「這一位公爺也會玩耍，我小可卻也會取笑。我捨著一兩三分銀子，與他試試罷了。」又有一個軍漢道：「我昨日有一股財帛，卻忘了一件事情，難以決斷。我也去算一算！」這二人就是先後進去了。只因國公是個有爵位的人，誰敢與他對坐閒談？故此不待人說，就將一兩三分銀子交與彭翦。彭翦接了銀子，心中暗笑道：「有趣，今日發利市了！」隨將一兩銀子放在周公面前座位上。稟明了周公。周公便叫他先領了一個進來。

那土豪先就進了進來。周公道：「你不須行禮，也不用稟明何事，只在旁暗暗禱告便了。」土豪聞言，就立旁邊暗祝了一遍。周公看了一回，道：「你的心事，孤已明白了。只因你家下人的妻子貌美，你要拆散他夫妻，叫他丈夫另娶，他丈夫不從，你今想將他丈夫害死，是也不是？孤只怕你害人不死，先害死自己！」土豪聽周公道出他的私心，直唬得目瞪口呆，面如土色，忙雙膝跪下，道：「公爺！小人果有此事。求公爺指明條路，小人好去趨吉避凶！」周公聞言點頭道：「你既有悔心，自有生路。若不遇孤，你明日決死無生了！」說罷，取了一張紙來，寫上幾行，遞過與土豪，道：「這是你的心事——。」